

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Marshall Berman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现代性体验

〔美〕马歇尔·伯曼 著

徐大建 张辑 译

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现代性体验

〔美〕马歇尔·伯曼 著

徐大建 张辑 译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美)伯曼著;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现代性研究译丛)

ISBN 978-7-100-09562-4

I.①一… II.①伯…②徐…③张… III.①现代主义—研究 IV.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888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性研究译丛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现代性体验

〔美〕马歇尔·伯曼 著

徐大建 张 辑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562-4

2013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

定价: 46.00 元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Copyright © 1982, 1988 by Marshall Berm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1999 by Commercial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本由乔治斯·博查特公司授权出版

现代性研究译丛

总 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像，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

2 总序

位法国诗人兰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兰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始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

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

4 总序

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和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 宪 许 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目 录

企鹅版前言:宽广开放的理解方式	1
前言	12
导论:现代性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15
第一章 歌德的《浮士德》:发展的悲剧	46
第一变形:梦想者	51
第二变形:情人	64
第三变形:发展者	77
尾声:浮士德和伪浮士德的时代	92
第二章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 现代主义和现代化	112
1 融化的图景及其辩证法	116
2 革故鼎新的自毁	126
3 赤裸:本来面目的人	135
4 价值观念的变形	142
5 光环的丧失	147
结论:文化与资本主义矛盾	154
第三章 波德莱尔:大街上的现代主义	167
1 田园诗的与反田园诗的现代主义	171

2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2 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	182
3 眼睛的家族	190
4 碎石路中的泥潭	198
5 20 世纪:光环与公路	211

第四章 彼得堡:欠发达的现代主义

1 真实的和不真实的城市	226
“几何学已经出现”:沼泽地上的城市	226
普希金的“青铜骑士”:职员和沙皇	234
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彼得堡:皇宫与前景的对抗	245
果戈理:现实的和超现实的大街	253
话语和鞋子: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270
2 19 世纪 60 年代:大街上的新人	278
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前线的街道	282
大街上的地下人	287
彼得堡和巴黎:大街上现代主义的两种模式	300
政治前景	304
后记:水晶宫、事实和象征	308
3 20 世纪:城市的兴起,城市的衰落	326
1905 年:更多光亮,更多阴影	326
比利的《彼得堡》:影子通行证	334
曼杰利什塔姆:无意义的祝福词	355
结论:彼得堡的前景	377

第五章 在象征的森林中:关于纽约现代主义的

笔记	381
1 摩西:高速公路的世界	384

目录 3

2 20 世纪 60 年代:大街上的呐喊	416
3 20 世纪 70 年代:把它全带回家	438
注释	465
索引	500
译者后记	524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3

企鹅版前言：

5

宽广开放的理解方式

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书中，我把现代主义定义为：现代的男男女女试图成为现代化的客体与主体、试图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家的一切尝试。这种现代主义的观念较之一般学术著作中的现代主义观念，其含义更加宽广丰富。它意味着一种开放而伸展的理解文化的方式，与那种博物馆式的理解方式十分不同，博物馆式的理解方式将人类活动割裂成碎片，并将这些碎片锁定为各种孤立的现象，分别用时间、地点、语言、种类和学科予以标签。

宽广开放的理解方式仅仅是许多可能的理解方式之一，但它却具有一些优点。它能使我们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艺术活动、理智活动、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都看作同一个辩证过程的组成部分，使我们展现出它们之间创造性的相互作用。这种理解方式为在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展开对话创造了条件。它跨越了物理的和社会的空间，揭示出伟大的艺术家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统一，以及被我们笨拙地称之为旧世界、新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统一。6

2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它跨越了民族和国籍的界限,跨越了性别、阶级和人种的界限,而将各种人统一在一起。它拓宽了我们对自己经验的理解,向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比我们原有的设想更多的东西,赋予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一种新的广度与深度。

这当然不是解释现代文化或一般文化的惟一方式。但如果我们想让文化成为滋养我们生活的一个源泉,而不仅仅成为对死者的崇拜,那么这种理解方式就是有意义的。

假如我们把现代主义看作是一种斗争,一种把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改造为自己的家的斗争,那么我们会认识到,任何一种现代主义的模式都不可能是最终的不可变更的。我们最有创造性的建设和成就都迟早会转化成一些监狱和石墓——只要生活还在继续,我们或我们的子女就将不得不逃避或加以改变的监狱和石墓。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人”在无穷无尽的自我对话中提示了这一点:

你们这些绅士也许认为我疯了?请允许我为自己辩护。我同意,人是一种极有创造性的动物,命中注定要有意识地朝着一个目标奋斗,要从事工程活动,也就是说,要永远不停地建设新的道路,不论它们通向哪里……人爱创造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事情难道就不会是这样……他本能地害怕达到他的目标,害怕完成他正在构造的大厦?你怎么知道,也许他只是喜欢远处的大厦而一点也不喜欢近旁的大厦,也许他仅仅喜欢建造它,而不想住在里面。

我曾于1987年8月为了讨论本书而访问巴西,当时我非常戏剧性地体验到了各种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我已参与其中。我的第一站是巴西利亚,它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库比契克总统的批准下从一片空地上建造起来的首都城市,在地理上正好位于巴西的中心。它是由科比西埃^①的左翼门徒科斯塔^②与尼迈耶尔^③计划设计的。从空中看,巴西利亚城富有动感,令人兴奋:事实上它就是模仿喷气飞机的形状建造起来的,而我(以及实际上其他所有的访问者)最初也是从喷气飞机上看到它的。不过,从人们在现实中居住和工作的地面上看,它却是世界上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这里不是详细说明巴西利亚的设计情况的地方,但是人们的总体感受是——我遇到的每一位巴西人都证实了这种感受——好像到了一个巨大的空无一物的地方,个人处于其中会感到迷失,就像一个人在月亮上那么孤独。那儿有意地缺乏人们能够在其中会面交谈乃至聚在一起彼此看上一眼的公共场所。拉丁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亦即以一个广场市长为中心组织城市生活的伟大传统,被明确地拒绝了。

对于一种军事专制统治来说,巴西利亚的设计可能具有充分的意义,因为这种军事专制统治由一些将军们说了算,他们希望人民相互分离,彼此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并且俯首帖耳。然而作为一

① Corbusier, Le (1887-1965), 具有国际影响的瑞士建筑师及城市规划师,其设计兼具现代功能主义及强烈表现主义风格。——译者

② Costa, Lucio (1902-1998), 法国出生的巴西建筑师,以设计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的总体规划闻名。——译者

③ Niemeyer, Oscar (1907-), 巴西建筑师,拉丁美洲现代建筑的早期代表人物,特别以他在巴西新都巴西利亚的建筑闻名。——译者

4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个民主国家的首都,巴西利亚的设计却是一个丑闻。我在公众讨论中和大众媒介上争辩说,如果巴西想要留在民主的阵营中,那么它需要民主的公众场所,以便人民能够自由地从全国各地来到那儿集会,能够自由地进行交谈,对他们的政府发表意见——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以及辩论他们的需要和愿望,传达他们的意志。

不久,尼迈耶尔开始作出反应。他对我进行了一通贬抑后,才作了一个较为令人感兴趣的论断:巴西利亚象征着巴西人民的抱负和希望,因此对巴西利亚的设计的任何攻击都是对巴西人民的攻击。他的一位追随者还补充说,我装作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却又攻击一件现代主义的最高体现之一的作品,这暴露了我的内在精神空虚。

这一切让我停下来进行思考。尼迈耶尔在一件事情上说得对:当人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与 60 年代早期设想和计划巴西利亚时,巴西利亚确实体现了巴西人民的希望,尤其体现了巴西人民对现代性的希望。这些希望与它们的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巨大鸿沟似乎说明了“地下人”的观点:对于现代人来说,建设一座宫殿可以是一个创造性的尝试,然而要住在里面却仍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对于排斥或敌视变化的现代主义而言,更确切地说,对于寻求一个伟大的变化而后不再寻求任何变化的现代主义而言,这个问题尤为尖锐。尼迈耶尔与科斯塔追随科比西埃,认为现代建筑应当运用技术构造物质外壳,来体现某些理想而永恒的经典形式。假如整个一座城市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那座城市就会完美无缺;它的边界可以扩展,但它永远不会有内在的发展。就像《地下室手

记》中想像的水晶宫一样,科斯塔与尼迈耶尔设计的巴西利亚要让它的市民——以及整个国家的公民——“无事可做”。

1964年巴西利亚这座新的首都开放后不久,巴西的民主被军事专制统治推翻。在(尼迈耶尔所反对的)军事专制统治的那些年代中,人民所担忧的各种罪恶要比首都的任何设计缺陷大得多。但是巴西人民一旦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获自由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不可避免地对一座设计得似乎要使他们默不作声的城市感到不满。尼迈耶尔本应知道,一件现代作品如果剥夺了人民的一些基本现代特性——言论、集会、辩论、传达自己的需要——那就必然会树立众多的敌人。正如我在里约^①、圣保罗^②、累西腓^③等地说过,我觉得自己只是一条管道,代人道出了对一座城市的广泛不满,这座城市如许多巴西人告诉我的那样,没有他们的立身之地。

不过,尼迈耶尔应当受到怎样的责备呢?假如其他某个建筑家赢得了巴西利亚城的设计竞争,难道它就不会像现在那样多多少少展现出一幅异己的图景?难道在开明的计划者和设计者之间形成的一致看法一旦遍及全世界,就不会导致巴西利亚最没有光泽的一切?仅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在世界各地——不仅在我自己国家的城市和郊区——建造各种原初的巴西

① Rio, 里约热内卢的别名,巴西的主要港口城市 and 里约热内卢州首府。1960年前为巴西首都。——译者

② Sao Paulo, 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州首府,拉丁美洲首要的工业中心。——译者

③ Recife, 巴西东北部伯南布哥州首府,大西洋海港。——译者

6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利亚的那一代已有机会居住于其中,他们就发现,许许多多的东西从这些现代主义者造就的世界中消失了。于是,就像“水晶宫”里的“地下人”一样,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开始作出粗鲁的姿势,发出布朗克斯^①式的欢呼,去创造另一种现代主义,以便肯定所有那些被前一种现代主义排斥在外的人的存在与尊严。

我对于巴西利亚的欠缺的感觉,将我带回到了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这个主题对我来说是如此的显著,以致我没有像本来应当做的那样清楚地予以说明:即沟通与对话的重要性。沟通与对话之类的活动看来并不具有任何特别现代的性质,它们可以回溯到——的确还有助于定义——文明的开端,而且它们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被先知们和苏格拉底称颂为首要的人类价值。但是我相信,由于主观性和内在性一下子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和发达,更加孤独和身不由己,沟通与对话在现代便呈现出一种新的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这种背景下,沟通与对话既成为一种亟需,也成为快乐的一个首要源泉。在一个各种意义都烟消云散的世界里,这些经验是我们能够依赖的极少几种意义的可靠源泉之一。现代生活之所以值得活下去的原因之一便是它提供给我们的在一起交谈并相互理解的大量机会——有时候那甚至是加在我们身上的压力。我们需要很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它们将塑造我们组织自己的城市与自己的生活方式。*

许多读者都感到奇怪,为什么我没有写到那些看来至少是适

① Bronx, 美国纽约州东南部纽约市 5 个行政区之一。——译者

* 这个主题表现出与西梅尔、布贝尔、哈贝马斯一类思想家的联系。